

## □ 人物剪影

面的论文；他还参加了《辞海》近代国际关系史部分的编写。这几年中，王造时改译、翻译在100万字以上。他甚至还计划在有生之年，完成三部历史著作：世界史、中国史、个人史，以这三部历史证明，社会总是前进而绝不会后退，个人的一生乃是无愧于中华。

王造时与郑毓秀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，婚后互相照顾，感情甚笃，对对方子女都视如己出。1966年王造时蒙冤入狱，1971年8月去世。次女1973年亦因癌症病故。至此王造时的四个儿女均已亡故，后由郑毓秀及其儿女同老友们一起为他的平反奔走。1978年底，王造时获得平反。

老同学、老战友潘大逵回忆说，王造时一生的生活极为严肃简朴，一贯好学、爱写、爱读。复旦大学李天纲在影印重刊民国西学文献时写道，王造时在“西学”翻译领域作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“西学”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“反独裁”“争民主”和“抗战救国”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。译著之外，王造时还有大量存文。

2002年末，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“王造时藏书捐赠仪式”，郑毓秀及其子女捐赠王造时的284册藏书，其中多为法律方面外文书。

（转自《文汇报》，2021年9月26日）

# 最美不过夕阳“红”

## ——访1951届建筑系钮薇娜学长

○任风远



钮薇娜学长

在北京一家养老社区的讲堂上，有一位93岁的“网红”。她是钮薇娜，1950年底毕业（归1951届）于清华大学建筑系，曾跟随梁思成先生学习，退休前从事的是建筑研究工作。她一生坎坷，在人生

暮年，生命之花却在宋词讲坛上跨界绽放——耄耋之年，她成为养老社区的“九零后”直播网红，她开设的宋词课用“建筑工程进度表”式的讲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人前来听课。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是她看待人生的态度。

清华校友总会采访这位老学长时，她正忙着将讲义整理成书，第四本个人著作《婉约豪放三百年——大宋王朝的那些人、那些事和那些词》即将出版。古诗词让钮薇娜晚年的生活变得余韵悠长，然而忆起往昔，一辈子的故事还要从烽鼓不息的战乱年代讲起。她说：“我这一辈子是大风大浪，大起大落；事多惊人，举亦惊人。”

## 少年滋味 ——“中国不会亡！”

钮薇娜的父亲钮泽全192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，此后进入交通部任职，然而随着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伐战争中节节败退，交通部常常发不出薪水，父亲只好辞职，在南京找到了一个教职。钮薇娜就是1928年在南京出生的。

1929年6月，国民政府为确保“奉安大典”（孙中山先生的葬礼）的顺利进行，将钮泽全抽调到津浦铁路任天津机务段段长，加强铁路沿线的管理，确保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北平经天津运往南京。1934年，他又被调到平绥铁路任南口机厂厂长，钮薇娜此后也随家人来到南口（现属北京市昌平区）。

父亲踌躇满志，然而正待做一番事业的愿望却被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碎。1937年，父亲留在工厂料理设备转移，冒着炮火带领员工撤退，钮薇娜则随母亲回到故乡吴江避难，与父亲一别数载。此后，战火延烧至家乡，母亲不得不带领子女搬到上海租界住了三年，后绕道香港、两广，沿贵州、四川北上，辗转来到兰州，与时任西北公路局副局长父亲团聚。钮薇娜还记得行至柳州时，坐在院子里休息，忽然听到远处孩子们的歌声：

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不会亡！

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，

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不会亡！

这让听惯了上海租界靡靡之音的钮薇娜内心充满了感动，她庆幸自己即将奔赴抗战的大后方，能和战士们、父辈们站在一起。特殊时期的兰州云集了许多官员、工程师、科学家、医学家、文人、艺术

家，父母也结交了几家好友，不像在上海时那样少与人来往。兰州给了钮薇娜与外界接触的机会，她去看曹禺的话剧，听京剧团唱戏，听中央大学来的学者讲文学——这是她一生中灿烂的金色年华。

钮薇娜进入了甘肃省立兰州女子中学。当时各省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入兰州女中，学校物质条件虽简陋，这群女孩子读书却很勤奋，功课上你追我赶，生活中志趣相投，活泼却不轻浮。钮薇娜记得曾有一个同学演唱《松花江上》，歌声凄婉，听者无不为之泪下。

1946年，钮薇娜考入从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回来的清华大学。那时抗战胜利不久，学生们怀着建设家园的壮志，纷纷投向机械、机电、化工等工科专业。钮薇娜没想太多，也选择了电机系，成了班里仅有的几个女生之一。

我们的访谈正是从这里开始切入，回顾清华往事，钮薇娜说：“那时候的自己和现在一样的盲目和不自量力。电机系课业多，特别忙。每周六节电工原理、五节应用力学，一堂课接着一堂课，另外还要考试、做实验、画图、坚持上体育课。到了大二，我筋疲力尽，于是转到了建筑系。”在建筑系，钮薇娜曾跟随梁思成先生学习建筑，她还清晰地记得，梁先生的课是在水利馆二楼的一个小教室，挤满了人，很受欢迎。

暑期参加实地调研时，钮薇娜亲眼见到了龙须沟的贫民窟——车夫溃烂的脚、满身是苍蝇的孩子、臭气熏天的窝棚……这些画面深深刺痛了她的心。当时解放战争仍在南方进行，她不禁告诉那些贫民窟的住户：“快了，生活会好起来的，困难一定会解决的。”1949年10月1日，钮薇

## □ 人物剪影

娜提着五角星形状的红色灯笼，在学生队伍中欢呼着拥向天安门。这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天。

1950年，抗美援朝运动开始，有的学生搞宣传，有的学生去参军，钮薇娜去了门头沟的煤矿为工人排演街头剧。那年冬天，经系里同意，钮薇娜提前毕业。在回忆录中她这样写道：“我们这批人被说成是‘党培养的大学生’，确实和我自己入学时相比，我已经大大不同了。”

### 华年如水

#### ——“永远不要怀疑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”

毕业后，钮薇娜被分配到隶属于政务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中南修建公司，参与中南海建筑的修建、改造工作。暑期实习期间，她曾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鼓起勇气，走到毛泽东面前鞠了个躬，邀请主席跳舞，主席竟然答应了。她有一种“做梦”的感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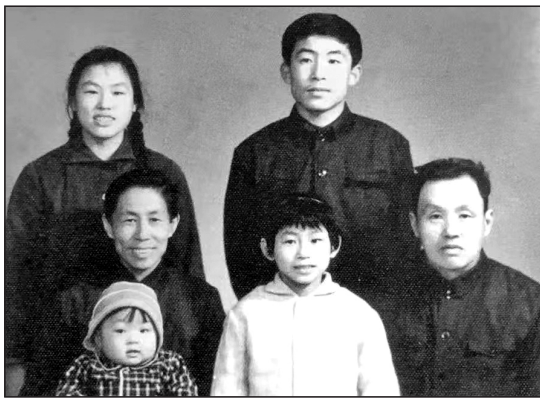
1951年，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开始，钮薇娜告诉记者：“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，对党的理解不深。上大学后，也就没有参加地下活动。原本一个不太关心政治的毕业生，一下子被推到轰轰烈烈的解放氛围中去，相当于‘速成品’，什么都不懂。后来我在1957年说错了话，一下就被打倒了。”1958年一个寒冷的上午，她被宣布“开除公职，劳动教养”，一下子成了社会最底层的“右派分子”。

钮薇娜开始在劳动教养所补花、搓麻绳、纳鞋底。此外，她还为机械厂描过图，做过校对，挖过土，种过白菜，挖过秧苗，收过葡萄，“夜战”过小高

炉。1964年，钮薇娜终于被批准回到北京的家中，然而等待她的却是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“革命小将”浩浩荡荡找上门来，开始了抄家和无休止的批斗。他们搜到了钮薇娜的清华大学毕业证书：“好嘛，吴晗发你的毕业证！”随即就将它撕掉了。钮薇娜每天挂着大牌子挨斗、扫街、做饭，还要照顾孩子和瘫痪的公公……

一直到1979年，“四人帮”被打倒后“拨乱反正”，钮薇娜才有机会向原单位申诉，返回工作岗位。这时原单位已改组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。她引用刘禹锡的诗：“‘巴山楚水凄凉地，二十三年弃置身’——我是22年啊！”

改革开放后，农村逐步取消集体公社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了农村组，钮薇娜加入其中，负责考察农村的居住状况，指导个体农民盖房，同时配合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，进行农村城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。五十岁，已是知天命之年，但钮薇娜觉得自己还可以发挥余热。几年时间，她跑了大概不下100个县，见识了



1973年，钮薇娜、杨延昕（1950届机械）夫妇与孩子们的全家福

各式各样农村的民居。“广西的吊脚楼、内蒙古的蒙古包、山东的草房、江南小镇的宅子……我都体验了。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，我进到大山里，桥是用一块块木板连接的，如果摔下去绝对会没命。”钮薇娜亲眼见到了当地村民的生存状况，单家独户住在大山顶上，接触不到外面的人，享受不到现代生活，后代要接受好的教育更是不可能。“要想办法让他们搬下来。”钮薇娜已经不再年轻，但她很想抓紧时间做点什么。

在20世纪80年代，钮薇娜做村镇建筑研究时曾到松陵参加费孝通主持的小城镇研讨会，并到黎里镇调研民居，面对将被拆除的古镇，建研院历史所的同事尚廓做了一个保留古镇的改造方案，钮薇娜写了意见稿，一并交给了费孝通，由费孝通转交县委县政府，为黎里获得“中国历史文化名镇”的称号作出了贡献。一位朋友这样评价说：“永远不要怀疑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！”

那段时间，钮薇娜对不同地区农村住宅建设的发展前景有了一些构思，在《建筑学报》《建筑师》等刊物上发表文章，多次参加学术会、评议会、研讨会，并承担了两项研究课题。可惜的是，1987年，单位按照年龄划了一道线，过了线，钮薇娜必须得退休了。

你知道你是谁？你知道华年如水？

你知道秋声，添得几分憔悴？垂垂，垂垂。

你知道今日的江山，有多少凄惶的泪？

你想想呵：对，对，对。

这首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艺术歌曲《问》，曾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。少年时代唱过的歌，如今更知其中滋味。

## 重洋之间

### ——国外实验室的教授说她有“魔指”

退休以后，钮薇娜决定出国探亲，期间却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工作的机会。“二女儿当时在国外大学里的分子生物实验室念博士，实验室想找一个服务大家工作的人特别难，我去试了试，洗瓶子，消毒，勤勤恳恳，结果老板特别满意，就让我长期干了下去。”

后来，钮薇娜换过一个实验室，老板很愿意培养她，教她做实验，拉上她一起吃饭聊天，还帮助她练习英文，钮薇娜也很认真地研读大部头的生物教科书，翻阅英汉生物学词典，从头学习DNA、RNA、蛋白质……她学会了做实验，做结晶，实验室的教授说她有“魔指”，做什么成什么，其实她自己知道这与多年养成的认真负责、勤奋努力的习惯是分不开的。

钮薇娜白天朝九晚五地工作，晚上回家还挤出时间写作，一边记录在国外的见闻，一边回忆往事。这期间还因为乳腺癌做了两次手术，术后一边化疗，一边工作。在海外工作一晃十年，钮薇娜终于在2000年再一次退休。

二次退休后，钮薇娜又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。回想十几年前刚出国时，国内的条件比外面差太多，去哪里都觉得眼花缭乱。后来回国的次数多了，钮薇娜一次次看到了中国的变化。“离开学校实验室以后，不再和同事、朋友打交道，没有了社会圈子，中国人只有和中国人在一起，白人躲着你，连墨西哥、印度、韩国人都看不起你。”钮薇娜认识到，叶落归根，余生还应安放在中国。

2004年，钮薇娜回到中国，继续推进

## □ 人物剪影

写作和出版事宜。她如愿将自己家族的故事记录在《错位——我和我家几代知识分子的故事》之中，将出国的见闻写进《青山夕照》，又把回国后陆续推出的博客汇编成《太湖儿女》。这三本书出版后，钮薇娜已经八十多岁。“我对人生可以交代了，我的事情我都告诉人家了，特别是我的子女。我和老伴儿住在新盖的楼房里，周围没有邻居，也没有年纪相近的老人，一天到晚没事干，我就一直开玩笑说，好像在那等死。”钮薇娜说。

那段时间，她的身体也开始不断出现各种状况，断过肋骨，还经历了两次脊柱压缩性骨折，在床上一躺就是三五个月。后来，老伴儿得了脑梗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夫妻俩搬到了养老院，住了三年多，直到2020年4月老伴儿去世。

钮薇娜的先生杨延昕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，生前任教于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机械系。杨延昕的父亲杨毅与茅以升、竺可桢、金岳霖、程孝刚等同时期赴美留学，是我国最早的铁路机械人才。杨毅回国后，整顿铁路工作，网罗人才，把一批机务人员安置到段长、厂长岗位上，钮薇娜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。钮薇娜与杨延昕同时考入清华，携手看尽世间七十年沧桑变幻。关于杨延昕的生平，大概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
### 夕阳红透 ——“等我再立新功！”

钮薇娜住的养老院位于昌平。昌平，是她在父母的羽翼下度过愉快童年的地方，兜兜转转近一个世纪，她又回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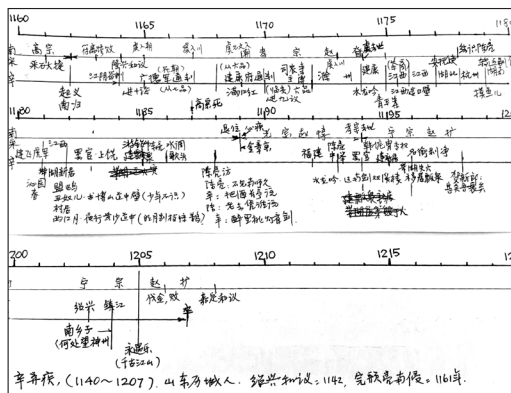
她没有想到的是，生命还将在这里抽出新芽，开出未曾见过的花。

有一天，钮薇娜在养老院看到一张活动表，她报名参加了其中诗词鉴赏的课程，结果听着听着，就被吸引住了。后来有位老师生病住院，讲课队伍青黄不接，钮薇娜被临时抓去代课。她笑着说：“我这个人实在是有点胆大包天。”

钮薇娜认为，既然要讲宋词，就要系统地讲清楚。她备课极为认真，从晚唐五代开始，花了两年半才把宋词讲完。建筑系出身的钮薇娜独创了一种图解的办法，先写好宋朝三百多年的大事记，再把词人一一放进历史的脉络中。她的讲义近10万字，厚厚一摞，密密麻麻的手书标注了每首词创作的历史背景，俨然一张张建筑工程图纸。

“2020年春节前后爆发了疫情，网上有人调侃，门神应该改成辛弃疾和霍去病了。当时我们刚好讲到辛弃疾，希望他保佑我们健健康康，没病没灾。”在她向我们展示的手稿中，辛弃疾诗歌创作的年代、历史事件、地域、官职，都标注得清清楚楚。

钮薇娜对记者说：“你想我哪有什么底子？无非是自己下功夫。在这个过程



钮薇娜讲义手稿

中，我体会到了非常大的乐趣。”她还把自己的喜悦分享给身边的老人：“现在是长寿时代，退休以后还有四五十年呢，不能光唱歌、跳舞、旅游啊，有时间也来读读书吧。”有位班上的同学对她讲：“钮老，谢谢你把我‘拉下水’，我好高兴！”

古诗词给生活带来了关注和掌声，钮薇娜在养老院也收获了很多友谊。她形容这是“晚开的花，迟到的爱”，自己感到很充实，不会再离开这个“家”了。钮薇娜曾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，经历了风风雨雨，半世飘零，早已习惯了四海为家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家之不同于旅店，就是有我们半生积攒的东西，一切你随时想要就可以拿到的东西；就是我们旅途停顿下来的港湾。”

如今的钮薇娜忙着学习、备课、出版讲义，等于又有了一份事业。“这一辈子，一直是很有事业心的，以前没有机会，现在能有机会发挥了。活到老学到老，学不到老，还能够奉献到老嘛。现在不要再夸我了，等我再立新功！”她身上那种精神愉悦的力量，使人几乎要忘记她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。



2021年3月，钮薇娜学长返校，在曾经住过的古月堂留影

就在不久前，钮薇娜获知，2020年，山东省东营市将她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参与设计的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东营园区两栋建筑——大礼堂和图书馆确定为东营市首批历史建筑，这件事使她有点喜出望外。1969年的东营是一片盐碱滩，校区内的房屋只有干打垒，几年后为了应对招生，需要建设一批教学建筑。工科院校没有建筑师，她以家属工的身份被抽调去做建筑设计。另外从省里调来一位年轻的技术员小赵做结构。这两个“小人物”就这么扛起了大梁。在图书馆的设计中，她充分发挥建筑设计的“适用、经济、美观”原则，使之时隔四十多年后，仍能被认为是一座值得保留的建筑。钮薇娜没有辜负母校的培育、专业的素养，终于交出了自己的答卷。

毕业60周年时，清华电机系出了一本纪念册。钮薇娜用电子邮件发去几行打油诗，字里行间浓缩了一生的风风雨雨：

忆当年，意气风发，考入“青蛙田鸡”（沪语“清华电机”）。

不旋踵，兴趣改变，转学建筑设计。  
逢盛世，全心全意，投身国家建设。  
谁料想，祸从口出，“右派”帽子戴上。  
送农场，劳动教养，铁窗滋味备尝。  
更可怕，文化革命，“牛鬼蛇神”遭殃。  
廿二年，不敢梦想，还能再回人间……  
在海外，重新开始，十载打工生涯。  
七十岁，再度改行，学做生化实验。  
千禧年，二次退休，回国参加校庆。  
五十载，碌碌无为，愧对师长学友，  
祝大家，健康长寿，晚年夕阳红透。

历经风雨，终以自强不息，正应结尾那句“夕阳红透”的祝愿，钮薇娜的晚年绽放出最美的夕阳“红”。